

岭南书

王吉厚 高潮



封面、插图：陈金汀

岭 泉 春

王吉厚 高 潮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5 · 字数 49,000

1978 年 7 月第 1 版 197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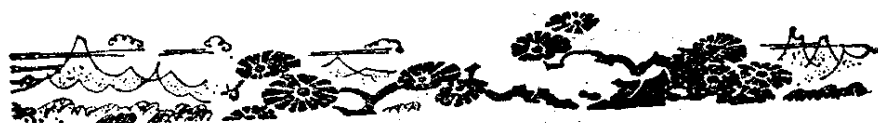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093·185 定价：0.37 元

目 录

开篇.....	(1)
第一章 转战归来.....	(5)
第二章 月明情深.....	(25)
第三章 风展宏图.....	(43)
第四章 旗开得胜.....	(65)
第五章 迎风斗雨.....	(83)
第六章 驱云荡雾.....	(100)
第七章 警钟长鸣.....	(117)
第八章 险峰奏凯.....	(129)
尾声.....	(145)



开 篇



完达山高流水长，
苍苍山岭树成行，
经风沐雨枝叶茂，
一派生机向太阳。

完达山高流水长，
风云起处鹰飞翔，
广阔天地展双翅，
前程万里好风光！

两节小诗作开场，
引出段故事不寻常，

这故事，
虽无刀光和剑影，
却有着
惊心动魄的风和浪；
这故事，
虽无枪弹满天飞，
却有着
激烈搏斗冒火光。
时间在一九七四年，
地点在完达山麓的岭泉乡，
故事围绕着农业学大寨，
主人翁名叫马新强。

马新强呵马新强，
城市里生来城市里长，
父母都是老干部，
当年踏过延河浪。
新强长在红旗下，
一株葵花向太阳。
文化革命受锻炼，
新强变得更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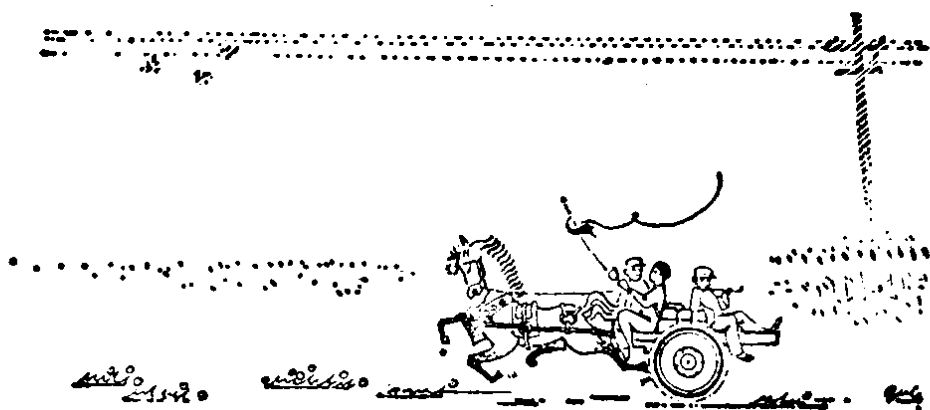
六九年，
春正忙，
他在中学毕了业，
带领战友赴山乡。
父母送他上征途，
叮嘱他：
继承革命传统向前方。

一路春风来引路，
来到山区岭泉乡。
虚心接受再教育，
他把山乡当战场。
战天斗地三冬夏，
新强光荣入了党。
学大寨，赶昔阳，
哪里艰苦往哪儿上。
全县根治巨蟒河，
人人争着献力易。
马新强，
民工班里当班长，
专拣重担挑肩上。

花开花落三春秋，
熔炉冶炼优质钢。
今日呵，
工程结束回岭泉，
新强又上新战场。
红霞似锦铺征程，
激情满怀赶路忙，
林涛奏起欢迎曲，
条条山溪把歌唱。
跨过石桥登山路，
喜看蓝天鹰飞翔。
要问新强啥模样？
听，岭泉山路上，
咚咚咚，
传来了他的脚步响……



第一章 转战归来



(一)

马新强，
红脸膛，
浓眉大眼高鼻梁，
膀大腰粗个头高，
老远看，
好象一株红高粱！

一脉青山张巨臂，
一河波浪纵情唱。

马新强呵，
三步并作两步迈，
眼望山水心欢畅。
天多高呵，
地多广，
大河滔滔向远方，
广阔天地颜色美，
满眼一片好秋光，
风卷红旗舞，
阵阵凯歌扬。
一地秋风香千里，
大寨红花开四方。
山养鹿，坡放羊，
漫川果林正飘香；
层层梯田又添秀，
路边杨柳又增行。
高粱田间挑红灯，
稻熟千里一片黄。
公社青山更苍翠，
绚丽画卷宽又长……

望不尽哪，
岭泉今日山和水，
山山水水换新装。
看不够呵，
岭泉盛开大寨花，
锦绣山川放光芒。

穿桦林，
过牧场，
泉水亮在山坡旁，
遥望泉水情更切呀，
恨不得，
一步跨进岭泉乡！
想亲人，
急如火，
战斗岁月怎能忘：
贫下中农阶级情，
待咱胜过亲爹娘；
村史馆里头一课，
阶级深仇刻心上；
庄稼活儿把手教，

扶犁点种细细讲，
带咱顶露练打草，
披星戴月教打场；
病时端来荷包蛋，
深夜加柴怕炕凉；
灯下共读毛主席的书，
一块挥笔写文章；
狠批林彪卖国贼，
痛斥篡党野心狼；
并肩携手学大寨，
洪水之中去夺粮……

走哇走，
想呵想，
忽见岭前漫坡地，
呀！好好的庄稼泡了汤。
新强立刻扑过去，
好象尖刀剜心房；
俯身捞起一把谷，
心头掀起千层浪；
多好的庄稼，

多好的地呀，
一场洪水变汪洋。
怎想到，
水库至今未建成，
洪水又漫涝洼塘……

新强默默看洼塘，
突然心中猛震荡。
想起公社刘书记，
早上的谈话意深长：
“革命者面前无坦途，
有风有雨有冰霜，
岭泉今日不平静，
两个阶级在较量。
有的人，
刮阴风，掀恶浪，
分裂群众分裂党……
新强呵，
心要红，眼要亮，
依靠群众依靠党，
举旗抓纲斗风浪，

斗出个，
社会主义新山乡！”
新强走出漫坡地，
步伐坚定把头昂。
似觉山雨迎面来，
心头已有雷声响。
山岭再高誓攀登，
河水再深定要蹚。
秋风鼓起上衣襟，
擦把汗水把岭上。

(二)

车轮碾尘烟，
马铃哗哗响。
青鬃烈马腾银蹄，
一挂大车飞下岗。
车上坐着两个人，
两人相背各一方，
辕上坐的大个子，
名字叫作赵永亮。
年纪不过二十五，

肩宽腰阔体格棒。
手摇大鞭紧策马，
鞭梢甩得嘎嘎响。
今日呵，
赶车把城进，
去把化肥装。
谁料想，
大队长施计把人骗，
叫永亮偷偷把“脚”装。
赵永亮，
一气之下磨回车，
掬下梨包卸下筐，
咬牙难泄一腔怨，
挥鞭行车赶路忙。

车后坐的矮老头，
绰号人称吕二秧，
为搞副业着了迷，
哪里来钱往哪儿上。
鞭杆一晃三十里，
管你抓粮不抓粮。

今日呵，
派他押车又进城，
来给水果站捌梨筐。
甜脆的鸭梨诱着他，
涎水早流在下颏上。
可谁知，
永亮脾气火样暴，
沾火就着噼啪响。
讲好的生意叫他拔了腊，
到嘴的甜梨他不尝。
操起鞭子回岭泉，
怒气冲冲瞪二秧。
吕二秧，
问又不敢问，
讲又不好讲，
你若开口哇——
他保管把你顶到南墙上。
你看吕二秧，
心里闷得慌，
两眼偷偷看永亮，
嘴巴撅到鼻尖上。

车上无载跑得快，
一眨眼，
大车追上了马新强。

永亮一见是新强，
“吁——！”
使劲儿刹车勒住缰。
一个高儿蹦下地，
放开喉咙喊新强，
几个箭步蹿上去，
伸手先将行李抢，
又是拥来又是抱，
拳头互相捶脊梁！
吕二秧，
歪着脖子眯眼瞧，
一张笑脸象干姜。
一会儿摸耳朵，
一会儿摸鼻梁，
手儿不知往哪放，
结结巴巴开了口，
招呼新强把车上。

赵永亮，
乐得方脸红坐坐，
仗马由缰鞭不用，
车轮滚滚话儿长：
“新强呵，
回来咋不捎个仗，
突然袭击不应当！
大伙儿早就把你想呵，
望你新强快回乡，
搞过水利有经验，
咱们好晃开膀子干一场，
铁山叔早就把你盼哪，
多撕了日历好几张！”

未等新强把话讲，
二秧身后开了腔，
尸头紧紧蹙，
脑袋歪一旁：
“想不到你放掉了好机会，
实在可惜得没法讲！
听人说，